

十六國春秋輯補

三





補輯春秋國六十

(三)

撰 球 湯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一

## 前秦錄十一

堅夫人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右。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於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噪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兵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噪。衆雞夜鳴。伏聞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及堅死。張氏乃自殺。依晉書列女傳錄。

張忠

處士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巖棲谷飲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緇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容六斗四升秦山人於今法之

以上亦散見於初學記五北堂書鈔百六十御覽五十及七百五十七

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老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尙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尙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依晉書隱逸傳錄

###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簞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

人人有喪葬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同上

### 孟欽

術士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譙會羣寮酒酣目左右將執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以上亦約見御覽九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於海島依晉書載術傳錄

### 僧涉

僧涉一作沙公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俄而龍便下鉢中天輒大雨以上亦約見御覽十一堅及羣臣親就鉢中觀之卒於長安後大旱移時堅歎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同上

###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爲堅著作郎後遷爲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爲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幾諫無所迴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

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調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宴羣臣於釣臺。一作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彤為酒正。堅曰。今日之飲。當以落地。二字一作極醉。

為限。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七。祕書侍郎整以堅頗好酒。因為酒德之歌。乃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

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歌曰。稷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此節亦見御覽

八百四十二。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每宴羣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氏戶於諸鎮。以四帥子弟三千戶

配長樂。公不鎮鄴。親送不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

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一作當語

誰。堅笑而不納。上段亦散見堅傳。堅末年好色。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

水自本清。一作此河。本是清。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棗樹。或作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一作饒。

棘刺。內實有赤心。此節亦見御覽五百七十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邪。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

言。上書及面陳。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祕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弗許。及堅死。方遂其

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且。歸命釋迦文。今來受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經精律。晉

雍州刺史郝恢。欽其風尚。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原本有此傳。不知何據。因內多引見於御覽。則

於晉書載記。則載記或有此小傳。而後脫落歟。姑錄之以俟考。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以上亦散見數句於初學記五。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

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若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旣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傳之。又箸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依晉書載。衛傳錄。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掇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依晉書列女傳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彭城令蘇道賢之女也。名蕙。字若蘭。有才學。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以贖夫罪。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淒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

錄。依晉書列女傳。及御覽五百二十引錄。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二

## 後燕錄一

###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小字阿六敦。母蘭淑儀，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一作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儁。故儁弗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恆率衆數萬屯於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恆相持，恆憚而不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儁僭卽王位，因改名皝，外以慕容皝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於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

莫不屏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建熙十年。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遂與世子令一作全出奔於秦。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垂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陽。引令爲參軍。將發。謂慕容垂曰。吾將遂清東夏。或爲東山之別。見物思人。卿將何以爲信。垂以佩刀遺之。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八引補。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信之。乃奔暉。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邱。書不云乎。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遭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暨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苻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箸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

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於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悉心投命。奈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析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卻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連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常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言於堅曰。王師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輕動。請奉詔輯寧朔。竇且龍鄴。舊都陵廟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且世豪東夏。志不爲人下。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也。一作非慕義而來。恐冠軍之號。不飽其志。列地

百里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自涼馬臺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箋於長樂公丕。堅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於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四千。謀逼洛陽。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子母之軍。恐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氏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

四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旣不忠於燕。其肯盡心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苻暉

告急。簡書相尋。垂方圖飛龍。停河內不進。夜襲飛龍。悉誅氏兵。命左右殺飛龍。以書遺秦王。堅言其故而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苻暉遣毛當討斌。鳳擊破斬之。此段別本及載記皆略。因依通鑑約補。鳳字道翔。宜都王桓

之子。桓好宮室。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問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

王修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

加歎賞。以上依御覽八百四十八引補。秦滅燕。桓阻兵遼東。爲秦所殺。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

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以上依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垂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

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

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

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少隙。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據洛陽。故見

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關門距守。不與垂交通。斌又遣長史河

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

當以大義諭秦。奉迎反正。誣一作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

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

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

於是農宙奔列人。農乃詣烏桓說張驥，使趙秋說屠各畢聰及烏丸劉大等來援。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留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依御覽四百七十一及五百五十五引補。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儻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皆勸農逆擊之。農曰：「我無兵仗，彼有銳鉀，音甲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此節依御覽三百五十五引補。爲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乃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封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鳳爲建策將軍，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馳作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三

## 後燕錄二

### 慕容垂

甲申 燕元元年。晉太元九年。正月。朝羣寮於清陽宮。以暉在長安。依晉愍帝在平陽。中宗稱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立太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柰何棄崇山之功。爲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闕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願。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柰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帥。而

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郟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闔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丹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不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不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敵兵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卽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



圍鄴。并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麻運興衰。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鄴不固守中城。垂壑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夷夏不從。燕者尙衆。垂遣太原王楷。與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晏降。於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晏詣鄴。垂大悅。曰。卿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武王矣。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

馬封衡請引漳水以灌之。從之。封衡字百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年十餘歲。見一老父荷僮於路。引歸問之。父曰。宣子一飯。著名春秋。宜給宅一區。奴一口。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依初學記二十四引補。垂

行園。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慕容麟拔

常山中山。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

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忘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

狹。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以上數節依通鑑約補。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尙書令。垂訪之

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

封王。自驢兜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

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

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不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隆擊破

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迫之。戰於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於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

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

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於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

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

乙酉二年。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皝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趙王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遼西王農還鄴。於是遠近以燕爲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眭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請討之。農不應。假邃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當迎於道左耳。溫在中山。兵力甚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乃遣兵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此段依通鑑約補管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與牢之又戰於五橋澤。晉大敗。車騎德及隆引兵要牢之於五丈橋。牢之單馬走。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不救。至而免。此節亦見初學記七。書鈔百五十九。御覽七十三。及通鑑。因依校補。鄴中飢甚。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徵還。不還鄴。燕秦相持經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蕭條。垂以桑椹爲軍糧。北趣中山。使農先驅。眭邃等皆來迎。上下如初。此節依通鑑約補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於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救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北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

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

原誤作

月。苻丕棄郡。奔於并州。以魯陽王和爲南中郎將。

鎮鄴。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至龍城。繕修陵廟。垂以農爲幽州

牧。留鎮之。農法制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至者數萬。

末九句。依通鑑約補。

十二月。

原誤作

垂定都於中山。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溫。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修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

乃定都焉。

末九句。亦依通鑑約補。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四

## 後燕錄三

慕容垂

丙戌 建興元年正月董統上言於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依初學記二羣僚勸垂十七引補

正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辛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子寶爲皇太子以其左長史庫儁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尙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饗太祖詔百官議之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董謐以爲堯母爲帝譽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姬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享烈祖此段載記稍略依通鑑補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苻

定。苻紹等悉降。垂下書封紹等爲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擬三恪。

末四句依御覽一百九十八引補。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爲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旣沒。得以妾母爲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之所爲。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由垂爲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爲之噲之禍。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兒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此評依通鑑引補。

丁亥。二年。垂太子洗馬太原溫詳。奔晉爲濟北太守。溫詳屯東阿。垂觀兵阿上。分兵擊之。詳奔彭城。其衆皆降。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之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秦宦人宄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及燕取鄴。祚先奔入晉。晉以爲河北郡守。至是來歸。垂見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盡。淮南之敗。吾效忠節。但爲公猜忌。懼死而負之。每思疇昔之願。未嘗不中宵忘寢。祚亦歔歔。垂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

此節略見御覽三百八十。七。因依通鑑補足。

垂留其太子寶

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劉顯

庫仁子。

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張

褒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請與燕攻之。珪乃遣使乞師於燕。會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垂怒。遣兵會魏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垂立其弟爲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萬餘落於中山。翟遼復叛。

戊子

三年。翟遼遣使謝罪。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

上劉顯翟遼二事。依通鑑約補。

垂爲其太子寶起。

承華觀。以寶錄尙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右光祿大夫段儀之女也。后少而婉惠。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能爲庸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人之婦。隣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興。當由二女。儀深異之。至年二十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吾女輩志行不凡。故且躊躇。以擇良配。垂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范陽王德亦聘季妃。姊妹俱爲垂德皇后。卒如其志。依御覽百四十二補。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中山。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是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此節依通鑑約補。

己丑

四年。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修舉。表請代還。垂乃召農還。爲侍中司隸校尉。而以高陽王隆代

之。農建留臺龍城。使隆錄留臺尙書事。隆因農舊規。修而廣之。遼碣遂安。

此節載記略。依通鑑補足。

時慕容暉及諸宗

室。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

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尙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經。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閒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  
庚寅 五年。

辛卯 六年初。燕遣趙王麟會魏兵伐賀訥。破之。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爲國患。不如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至是。珪遣觚獻見於燕。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絕。  
此節 依通

補約 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

壬辰 七年。垂引師伐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

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

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率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

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垂遣農追擊之。盡擒其衆。  
此節亦見御覽 二百八十六 釗單騎

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於黎陽。

癸巳 八年。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



容德之策。詳傳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

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於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

甲午九年，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邱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於龍城之廟。

乙未十年，魏侵逼附塞諸郡。五月，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竇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爲婚姻，結好久矣。聞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擊之。涉珪、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湖，秦之子也。魏聞寶將至，張袞言於珪曰：燕狃於屢勝，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於河西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

餘家收際田百萬餘斛。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九月。魏進軍臨河。

此段載記略。依通鑑約補。

寶懼不敢濟。引師還。次於

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逆。魏軍將至之候。宜

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

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帥大至。三軍奔潰。

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六。

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

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

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於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

之。

丙申 十一年三月。垂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

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

通作。處。

於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

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各皆號哭。軍中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

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於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

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俎陽。以太元二十

一年夏四月薨。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尙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

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諡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臺

日宣平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四十四

後燕

三四七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五

## 後燕錄四

### 慕容寶

慕容寶字道祐。一作祐。一作垂之第四子也。元璽元一作年。生於信都。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一作從。己苻堅時。爲

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爲陵江將軍。及爲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

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段后元妃謂一作諫。垂曰。太子資

妾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

垂第三子農。高陽垂之中子隆。二王陛下兒一作詞。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

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謂曰。

汝欲使二字一作謂。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

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此段依別本錄。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蓋別本

不無刪節也。載記則因已探爲列女傳。故不錄。建興十一年即晉太元二年也。四月。垂死。其年寶僭卽皇帝位。尊段氏爲太后。大赦境內。

改元爲永康。

丙申 永康元年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爲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

西王農爲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甲寅以其太尉庫儻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

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乙丑寶遣將軍趙王麟逼段后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能

不一作何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一作元怒曰汝兄弟上一作倫逼殺母安能一作豈保守社稷吾豈惜死

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爲然中書令睦遂大言

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閹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未可知宜依閹后故事寶從

之此段依別本錄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六月癸酉魏擊廣寧太守劉亢溼死之徙其部曲於平城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

走丁亥遵垂遣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蔭之戶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

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參合之敗平視舉兵魯口以叛諸將討之不剋垂自擊之渡河而走垂引還

時視猶保高唐寶詔高陽王隆討之秋七月隆遣建威將軍進等追斬視於濟北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

萬口之并州并州歲旱民不得供其食又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初垂以寶家嗣未建每憂

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

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

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當作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

八月乙亥。立策母妃段氏爲皇后。濮陽王策

一作榮。蓋因策或寫作榮而誤。

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少美

姿貌。而慙弱不慧。己亥。魏大舉來伐。別遣封真等襲幽州。圍薊。九月。章武王宙奉垂及成哀。段后元妃喪。

葬於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伍部曲家屬還中山。魏伐并州。臨晉陽。寶遣遼西王農及驃

騎李農逆戰。敗績。還於晉陽。司馬慕容

一作

嵩閉門距之。農大懼。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爲魏追

兵所及。餘騎盡沒。農被創。單馬遁還。魏遂取并州。建臺省。寶在中山。聞魏兵將至。引羣臣於東堂議之。中

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之使騎入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

距之。中書令睦遂曰。魏軍多騎。師行

一作

剽銳。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

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帥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

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

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魏使于

栗磾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命拓跋儀攻鄴。王建攻信都。珪進

攻中山。不剋。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

此節依通

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

丁酉 二年正月寶聞魏攻信都悉出珍寶及宮人募羣盜以擊之營於滹沱水北亦依通鑑補魏使修和寶聞

魏有內難時魏沒根降燕根兄子魏提懼誅還國作亂不許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

梁寶憚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降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

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兵衝之敗績而還此節原略依通鑑補足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

上下洶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

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二月魏軍進攻中山屯於芳林園其夜尙書

慕容一作興皓謀殺寶立趙王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

自安魏園中山旣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隆曰涉珪雖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

部離解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卒氣喪事久變生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

而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忿恨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

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會表求赴難而無行意遣將

軍庫儻官偉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偉頓龍城近百日會不發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

復留月餘偉使輕軍前行通道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密曰今且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



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給步騎五百人，崇至漁陽，遇魏兵擊卻之。衆心稍振，會乃上道。至是，達薊城，麟旣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一作就。清河王會於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儁、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於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貳千餘人。

分襲農。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於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百數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五月。詳遂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饑。公卿餓死者數十人。九月。趙王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殺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僭稱尊號。中山饑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與魏師戰於義臺塢。大破之。麟軍敗績而奔。此節原依御覽二百九十通典百五十六引補。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寶遣御史中丞兼鴻臚魯遂持節授司徒范陽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侯牧守。

戊戌。三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將南伐。次於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

遠役也。殺司空樂浪王溫。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走。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又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尙書蘭汗殺速骨等十餘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還於薊城。寶欲北還。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二志者。悔之無及。宜就范陽王德。寶從之。乃自薊而南。四月。寶至鄴。鄴中遺民固請留之。寶不從。南至黎陽城西。聞范陽王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於鉅鹿。慕容盛結豪傑於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於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乃還龍城。次於廣都。而汗又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具申款誠。忠節無差。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於是命發汗遣弟難率五百騎迎寶至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當作二。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年號青龍。七月。長樂公盛襲誅汗。盛卽位。僞諡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一作祖。初。號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廢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隗一作槐。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一作息。由吳來。一作由吳始。也。以上亦見載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五。隗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六

## 後燕錄五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秦建元十年。生於長安。少沈敏。多謀略。二十年。苻堅誅慕容氏。盛潛東奔於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於慕容垂。行至西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墜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墜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僞之子孫。男女無遺云。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四十九。及七百四十四。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謂之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由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卽僞位。建興六年。領北中郎將。鎮薊。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

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盛留在後。及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忍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有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於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

戊戌

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廟。大赦。改青龍元年爲建平元年。盛謙挹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

制。諸王貶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於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謀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

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東陽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號。盛不許。八月。暴風拔闕前七大樹。其月。步兵校尉馬勒謀反。伏誅。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十月。根等又請盛許之。丙子。僭卽皇帝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爲獻哀太子。幽州刺史慕容豪。尙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

己亥

長樂元年正月。朝羣臣於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當作二年。年爲長樂元年。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

錮箠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於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爲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闕關。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尙書陽瓊。祕書監郎敷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瓊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爲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以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

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而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問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攷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



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閒，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得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盛據遼東，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後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上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早候知之，襲剋令支，遣裨將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早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早旣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早還者，政

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李早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劼曰：早總三軍之佐，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攷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邱山之罪耳。

庚子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號，稱庶民天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於遼西。盛引見百僚於東堂，攷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讎其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尙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尙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

辛丑三年，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八月，一作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興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阻動，一作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闔中擊盛，傷足，遂取蓋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

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薨。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愆寶闈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案末段似係讚是歲隆安五年也。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七

## 後燕錄六

###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長生，垂之少子也。燕元二年生於常山。一作長生。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隆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降爵爲公。長樂元年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尙書左僕射，領中領軍。昌黎尹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薨，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卽皇帝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大赦殊死已下，改長樂三年爲光始元年，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尙書。

壬寅二年初，熙烝於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詛與兄子七兵尙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後禮，誅丁信，熙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

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

癸卯 三年正月。熙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於東宮。與言問以民所一作聞疾苦。司隸部民劉瓚對問稱

旨。拜帶方太守。是春。大治宮室。至四月。立苻貴人爲昭儀。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又

起景雲一作靈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六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

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喝死者大半。熙游於

南山。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長蛇丈餘。從樹中而出。

甲辰 四年二月。昭儀苻氏卒。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諡

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諡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

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九月。苻后遊畝。

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冬十一月。乃還。百姓苦之。士卒爲狼虎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

人矣。

乙巳 五年。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后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

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十月。擬鄴

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

丙午 六年。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俱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博陵公陵。上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許孫爲鎮西大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尙書劉本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

丁未 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

月化爲龍。常有臣爲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是月。爲苻后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后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四月。苻后崩。熙悲號躃踊。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僇仆絕息。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設位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校。一作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淚則加罪。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此節亦見

御覽三百八十七高陽王慕容隆妃張氏。熙之嫂也。美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榼。榼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弗許。制公卿以下。至於百姓。率戶營墓。弗殫府藏。周輪數里。下錮三泉。內則圖畫尙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墓

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中衛一作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三十二人結盟。推夕陽公慕容雲爲主。發尙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入宮授甲。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左右潰散。熙微服逃於林中。爲人所執。送雲。數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當作七年。雲葬之於苻氏墓。徼平陵。僞諡曰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太元八當作九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當作三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史。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苻后也。馮跋詣雲。告之以大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



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疆之。四月。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爲正始元年。國仍號大燕。以馮跋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尙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臣復其爵位。

戊辰二年。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以慕容歸爲遼東公。主燕之

宗社。一作祀。

己酉三年。秋八月。太白入月中。冬十月。戊辰。以上依開元占經十二引補校。雲臨東堂。幸臣離。一作班。姚·仁·懷·劍·執

紙而入。稱有所啓。抽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立馮跋爲主。跋卽位。遷雲尸於東堂。僞諡爲惠懿皇帝。始垂以丙戌之歲。建號中山。至馮跋之歲。歲在己酉。二十四年。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八

## 後燕錄

慕容鳳

慕容垂段后

趙秋

封衡 以上原  
輯並闕

王高

魏郡王高家貧徒有四壁。

高秦末飢亂。夫妻晝則備耕。夜則伐草燒墼。高父母兄弟喪

盡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草衣。以上三節。俱見  
初學記十八。

襄城公末那樓雷。廣韻

遣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剋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鄺音歷範曰。齊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遠爲經  
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無常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

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喻。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也。

御覽二百七十九。案後燕不及宋。此白係誤引。姑附於末以俟攷。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十九

## 後秦錄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長。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一作魏征一作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柯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邦，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彊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

豪傑於關東。弋仲率步衆四萬，遷於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知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迴，皆此類也。

大寧元年，梁犢敗李農於滎陽。石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一作賜以御食。弋仲怒不食，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問

方略以破賊，而食我，我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四十八，因補足。

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賊，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母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祗僭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

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尙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祇爲劉顯所殺，弋仲乃與燕連和。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使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北。一作江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屍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甚稱尊號。追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 姚襄

姚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能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以襄非適，一作長不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祇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永和七年，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邱縣公。弋仲薨，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礪礪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歛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

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萇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尙於壽春。尙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箸於南夏。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永和十年。流人郭斲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於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尙書周閔爲中軍將軍。沿江備守。襄將佐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永和十一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冠軍將軍高季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永和十二年。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



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何王亮捨我去也。管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溫至伊水。襄徹圍拒之。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襄奔還洛陽。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此。升平元年。襄尋徙北屈。一作尋從北山。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將軍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龍。一無龍字。載記同。拒戰。蘭敗。爲飛龍所執。襄率衆西引。進據黃落。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與苻堅戰於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苻儼尊號。追諡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

## 後秦錄二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事一作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

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

大起吾族。此節亦略見御覽六百九十。襄與李歷戰之敗於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

但令兄濟此。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此節亦見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七十。兄襄爲苻堅所殺。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

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

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別本作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潞川之戰。累有殊功。遷左衛將軍。累授幽州刺史。初。萇隨楊安伐蜀。嘗

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進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蚤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

其姓氏曰。張惡子也。言訖不見。至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居本下有此段。不知何據。姑依補之以俟攷。及苻堅寇晉。

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二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

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

甲申 白雀元年。晉太元九年。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劼討之。以萇爲劼司馬。既而爲泓所敗。劼死之。萇遣龍

驥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歸者五萬餘家。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視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議。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改元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黨刪等爲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於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虎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

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

乙酉二年。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六月。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尙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來奔。萇聞苻堅在五將山。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之。萇自故縣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萇將求禪代。堅不許。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尙書令高蓋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

丙戌

建初元年。晉太元十一年。

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

千。僭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卽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立妻蛇氏爲皇后。萇后蛇氏。南安人。依廣韻引補。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

徙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秋七月。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於上邽。南安人古成誦進曰。臣州人殷地險。僑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尙書郎。

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

丁亥 二年。徙秦州三萬戶於安定。七月一作八月。以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大守蘭犢與苻師奴

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尙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閒。足可剋此三豎。吾事畢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此節別本附苻登傳。

戊子 三年。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旣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己丑 四年。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

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尙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尅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以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頌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誥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誥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誥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儉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有十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誥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誥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

庚寅五年，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於杏城。雷惡地叛應褐飛，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要至數萬，氏

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三。惡地每謂人口。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甚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鬥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鴛。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曰。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辛卯六年。萇與苻登相持。鎮東苟一作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頌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頌德曰。登用兵遲緩。不知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堅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



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果大敗之。此因力見前登退屯於鄜，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葛

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葛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

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葛如陰密，攻登，救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

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葛大敗登於安定東。一作於長安置

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葛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

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

駕馭英雄，收羅僞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

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

壬辰七年，葛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

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三月，葛寢疾，遣鎮東姚頌、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在

所。一作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

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葛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

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葛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

無所豫。

癸巳八年苻登與竇衝相持。苻議擊之。尹緯言於苻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苻從之。戒輿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輿向胡空堡，引還。輿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苻策，使輿還鎮長安。苻下書除妖謗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苻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於苻。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苻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十月，苻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苻懼，走入宮。宮人迎苻刺鬼，誤中苻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苻遂狂言，或稱臣。苻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尙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尙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苻曰：「吾氣力轉微，將不能復臨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謂輿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旣備，吾無憂矣。」庚子，薨於永安宮。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一

## 後秦錄三

姚興

姚興字子略。葇之太一作少。載記作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葇。葇立爲皇太子。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葇薨。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

甲午。皇初元年。晉太元十九年。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退。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

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二。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以太元十九年。僭卽皇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七月。興自安定如涇陽。與苻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於興。

乙未二年。以叔父征虜緒爲晉王。征西將軍碩德爲隴西王。弟崇爲齊公。顯爲常山公。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旣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

丙申三年。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

於興。興處之於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於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尙書。蘇

臨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頌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礪德西討干城。干城降。與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與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丁酉 四年。與母虵氏死。與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與尙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倚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眞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與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於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苻氏男姚買得。欲因與葬母虵氏。殺與。會有告之者。與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與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與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與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遇。皆降於與。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二月。當作十二月。抑或

係五年事。遣齊公崇伐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俟放。

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民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於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著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此節亦見御覽百六十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誥。中書侍郎王尙、尙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誥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誥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誥。

戊戌 五年。

己亥 弘始元年。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皆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姚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諫。

比諫。方當廓清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九月。乃遣旻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繆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冬十月。克洛陽。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以東平公紹爲都督山東諸軍事。豫州牧。鎮洛陽。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於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於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阻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

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永寧伯郭撫。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爲吏部尙書。與郎姚範。清心

虛求。搜揚俊乂。內外稱之。以擬魏之崔毛。

永寧下依御覽二  
百四十引補。

庚子二年。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

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抱罕。班賜王公已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也。沒弈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并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督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鄴。魏人襲沒弈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於秦州。興見勃勃奇之。寵踰勳舊。邕因諫。詳見勃勃傳。濟南公姚邕。字子和。興之弟也。尤善音樂。皆能度其盈虛。增其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

御覽五百六十四引姚

與傳魏師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後魏平陽太守貳塵。

八字亦見廣韻。

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

大閱於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於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顥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

辭之。

辛丑二年。



至四年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五月遣大將軍隴西王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於涼州。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黨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興。使沒弈于權鎮上邦。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尙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先是吐蕃僭檀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嵩據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碩德從金城濟河直趣廣武。逕蒼松至隆姑臧城下。隆遣弟輔國超、龍驤逸等率衆拒碩德。碩德大破之。生擒逸。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僭檀、蒙遜、李嵩等各修表奉獻。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九月奉表請降。興答報嘉美。以隆爲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士悅之。姚平糧絕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

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度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度之固讓。請疆場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二

## 後秦錄四

姚興

癸卯 弘始五年。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上庸弼、廣平洸、陳留宣、長樂謀、博陵悝、南陽璞、平原質、苑陽達、清河裕、隴西國兒、章武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儁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怱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怱至魏安。爲儁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怱送於儁檀。儁檀大怒。送松怱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殺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尙清素。然興性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以聞。馮翊相雲一作瓊、廣頡亦引作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此節亦見御覽八百三十一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

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僭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於長安。沮渠蒙遜遣弟挈貢其方物。王尙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

甲辰六年，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述將圖篡逆，天未亡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歛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歛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歛成、從子斌、距、壽都、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於興。十一月，鳩摩羅什至長安。

乙巳七年正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於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

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恒、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攷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

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歛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於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皆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竹室。吾阿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歛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

丙午

八年。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棟。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鑿言於興曰：「戊亥之歲。常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儁犍與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己。乃署儁犍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尙。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

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僇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頭。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尙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獯狁。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建河西。隔絕諸戎。以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化流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獯狁。忠誠華族。棄之荒裔。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爲聖朝。吁食之憂。與悔之。遣西平車普馳止王尙。復遣使諭僇檀。會僇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狀告之。僇檀逼遣王尙。遂入姑臧。尙旣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尙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秦無垂拱之安。運否罹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鷲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尙。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一作輕身率下。恭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戈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耀。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旣遠役遐方。劬勞於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於今。出車之命。莫逮。萋菲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覽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罄居本家。不在

尙室年邁委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關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悲憤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泣血。且尙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効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尙。文義甚佳。當王尙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尙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十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爲多。琅琳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尙之罪。以爲尙書。時乞伏乾歸來朝。其鎮州地震生毛。此依御覽八百八十引補。

丁未

九年。晉義熙二

今作三

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

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灑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於晉。興以太子泓錄尙書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稱蕃。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焜。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湧沸。廣袤百餘步。燒

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

戊申

十年。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弈子。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拔珪送馬千匹。求婚於興。興許之。以魏

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貢馬千匹。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官還

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儁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儁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

蜀譙縱遣使稱藩。

此句別本作十一年事。

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與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歛

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儁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尙書尹昭諫曰。儁檀恃

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弊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

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儁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

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儁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

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顥。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

衆而還。儁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所擒。

己酉

十一年。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歛曼鬼。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於嶺北。欲回

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

賞。南涼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稱藩。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



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之容。斂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脩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武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尙書郎章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章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武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偏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

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富豪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謂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於是進

位二等。

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庚戌

十二年。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元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洛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三

## 後秦錄五

姚興

辛亥 弘始十三年。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奸詐。好聞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尙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僭擅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奸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常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

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盤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闕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尙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

壬子

十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有司。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

三公。非也。

二字一作甚無謂也。

朕當考躬省己。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宜悉冠履復位。

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

仇池公楊盛。叛

擾祈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峽。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峽。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恐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

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瑒相持。伯壽畏懼弗進。瑒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輿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與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不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

癸丑 十五年。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頌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

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萋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

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隴西降。西秦熾磐。索稜字孟則。燉煌人。好學博聞。姚萋甚重

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素績允釐。剖

符作宰。實獲我心。依御覽二百六十一引補。興以姚顯爲太尉。尋卒。太尉文成公姚顯。字子章。興之弟也。清秀明發。文

武兼才。爲令錄十餘年。無秕政。機務之暇。賓客如雲。謙虛傳受。待士以布衣之禮。或昏夜靜處。與賢士談

論政事。依御覽四百七十五引補。

甲寅 十六年。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泓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

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歛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歛成

爲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鄭城。弼寵愛日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心。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五月。興寢疾於內。妖賊李弘反於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以兵屯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尙書令廣平公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持兵。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歛曼。並典禁兵。宿衛於內。姚裕遣使告姚懿於蒲坂。並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狗義亡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狗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

洗起兵洛陽。平西姚謨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與疾損。一作升前殿朝其羣臣。百官咸會。征虜劉光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交惡不穆。含恥胡顏。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憲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闡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尙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謀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於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脩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宜、姚謀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拒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宜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之畫足。釁成逆箸。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

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己招求。翼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四

## 後秦錄六

姚興

乙卯 弘始十七年。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郡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己。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於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於三樹。遣弼及歛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郡至於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於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於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

之等至長安。與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一作苛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與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與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與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犄宦，宦乃率衆歸罪。與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與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十二月，與藥動。一作疾廣平公弼告病。一作稱不朝，集兵於第。與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與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諸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慚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與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崑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與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與謂梁喜曰：泓天心和平，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與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脩仁虛己，以答天譴。與納之。

丙辰十八年正月，與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

言事皆有效驗。與甚神禮之。嘗與隱士數人預於讌會。與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二月。原作十二月。十字疑衍。

興因疾甚。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

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檜

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常奉

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

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

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廣平公弼第中甲杖。內

還。一作之武庫。興疾轉篤。與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

於是愔與其屬一作弼。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高一作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

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

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入。一作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

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於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於京師。興

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丁未。薨於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一或作三。在位

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五十四 後秦 四一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秦末年。妖星見於東井。緯知秦一作堅將滅。心喜甚。踴躍向天再拜。此五句亦見御覽四百六十七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尙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學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知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尙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滄隆隨

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讞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五

## 後秦錄七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一作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遊。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尙書王尙。黃門郎段章。尙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尙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嘗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此節亦見初學記十七。興之如平涼也。留泓總後事。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奸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閒。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

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

丙辰。永和元年。興既薨。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爲永和元年。廬於諸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寮。增位一級。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黨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於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於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旣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



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於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川。一作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於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渭水，嵩爲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般般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天命也。安所逃乎？」不聽。遂及於難。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四，山崩舍壞一引作秦州地陷。

裂·巖嶺崩墜  
·人舍壞 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縉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西姚誥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坂。勃勃兵敗走，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兒子倦入寇長地，平陽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

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謀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歛曼、鬼。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於散關。勃勃遣兄子隄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虵玄。距卻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將。一作軍。伐泓。次於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邱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晉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晉師之至也。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能爲也。一作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鄜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國家。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晉師至成臯。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

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圍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戰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成皋、滎陽、武牢諸城悉皆降於道濟。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寡而敗，被創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於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出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泓母弟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而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於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讖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

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遠距詔敕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姚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地盡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於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六

## 後秦錄八

姚泓

丁巳 永和二年。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謨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見內外離叛。督師漸逼。歲日。朝羣臣於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於澧西。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

遺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旣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河，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爲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乃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紹因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晉師於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爲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

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瀘關南。爲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於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閭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阻。諸將咸以爲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昂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達等。銜枚夜襲鸞營。鸞衆潰。鸞戰死之。士卒死者九千餘人。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姚讚屯於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爲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謨守堯柳。姚和都討薛昂於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帥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爲沈林子所敗。洽戰死。衆皆沒焉。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爲泓聲援。七月。劉裕次於陝城。

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於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於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昂於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於關西。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於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瑤。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旣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於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於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之。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尙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於澧西。尙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將軍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灞東。泓軍於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丕爲晉所敗。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讚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尙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河間公裕等數百騎出奔於石橋。大將軍東平公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一作戈擊地。攘袂大哭。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一作率衆奔裕。讚夜率諸軍赴難。將會泓於石橋。晉師已圍諸一作青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與河間公裕等謀欲詣裕請降。其子彭城公佛念年十二。謂泓曰。陛下今雖降晉。劉裕待人無禮。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



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晉。東平公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於裕。裕盡殺之。餘宗遷於江南。九月裕至長安。送泓於建康市而戮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燹死焉。自姚萇白雀元年歲在甲申。至於是歲歲在丙辰。丙辰當作丁巳。原誤推上一

年。載記作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

凡三十有三歲。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七

## 後秦錄九

斂憲

輔國將軍斂憲。廣韻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方。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

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僑。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帛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尙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常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麟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義誑詐。告資曰。義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義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殿

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旣不能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頌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旣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欲著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旣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

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此依晉書藏術傳錄。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八

## 南燕錄一

###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號每對宮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德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

其臍中。入一作在。獨喜而不言。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八。晉咸康二年。晝寢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此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一。號

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年十二而號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

雄偉。額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元璽初。封爲梁公。歷

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位。建熙初。進號安北將軍。改封范陽王。入爲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

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

太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常先爲人臣。然後爲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見殿下昇天耳。此節依御覽七百三

十引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枹頭之役。德

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暉敗。秦滅燕。徙於長安。秦伐涼。德請征自効。後

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伐晉。以兵臨江。垂請德爲副。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德乃隨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封復范陽王。建興元年。爲司隸校尉。居中鎮衛。參斷政事。八年。拜司徒。於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旣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縱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薨。敕太子寶曰。鄴是舊都。宜委范陽王永康元年。寶旣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後燕章作儀攻鄴。德遣南安王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



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弊。師老覺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間。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一作寶

失中山  
奔龍城

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

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卽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來奔。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來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師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以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

戊戌

燕元年。晉隆安二年

正月。德率戶四萬三千。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於滑臺。及黎陽。遇風船沒。魏軍垂

至三軍危懼。議欲退保。據黎陽。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渡黎陽津。濟師訖。冰亦尋消。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鄴令韓軌言於德曰。昔光武渡呼沱。冰泮自合。今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兆已見。德乃大悅。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

此節依御覽六十八及七十一引校補。

及德入滑臺。景星見於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趙王麟

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傾陷。龍都蕭條。趙魏遺黎。鵠企皇澤。願仰承俯順。以安宗廟。謹上皇帝尊號。德

許之。令曰。今假順來議。且依燕元故事。稱元年。統符行帝制。奏詔而已。改永康三年爲元年。大赦境內。殊

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尙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容拔爲尙書左僕射。丁通爲尙書右

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

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城西數里。伏於河西。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

去二月得丞相表。卽自南征。段速骨作逆於乙連。今失據來此。呼丞相奉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

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

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

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

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

與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見探樵者。知德

攝位稱帝。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閔邛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五十九

## 南燕錄二

慕容德

己亥 二年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所部落三千來降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至是復叛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撫軍魯陽王和守滑臺德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師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范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蓄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初議所都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尙書潘聰曰滑臺四

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皆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方二千里。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險峻。足爲王者一作帝之都。宜遣辯

士。馳說於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

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此節亦見御覽一百六十。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

遣牙門蘇撫訪其所適。朗報曰。山栖絕俗之士。不應預聞朝議。但有待之累。非有託無以立。陛下今來。卽

助之。檀越敬覽三策。潘尙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

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撫又問以年世。朗以周易

筮之曰。燕衰庚戌。撫曰。幾何。曰。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豈關人哉。撫秘不敢

言。德大悅。從之。三月。德引師而南。五月。次薛城。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

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諭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

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

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麻

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  
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  
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邱。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  
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  
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  
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  
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  
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  
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於  
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  
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誅。  
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宏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八月。德遂入廣固。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

## 南燕錄三

慕容德

庚子

建平元年晉隆安四年

德僧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元年。又曰。漢宣憫吏民犯諱。故改名。朕

今增一備字。以爲復名。庶開臣子避諱之路。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爲司徒。慕容拔

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容輿護爲右僕射。遣其度支尙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

於是敘賞有差。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宮。一作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褒

德任賢。新舊咸悅。十月。太極端門並就。以公匠張剛爲材官將軍尙方令。時王瓚得古銅鐘四枚於山穴。

獻之。列於太極前殿。賜瓚爵關內侯。此節依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引類補。

辛丑 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聰。青州刺史鞠仲來朝。因譙其羣臣於延賢堂。酒酣。德笑謂羣臣曰。朕雖寡

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

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疑以賜多辭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戲。一亦作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

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直士盈朝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使卽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似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壬寅三年三月。德如齊城。登營邱。望見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一作近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

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三月。三疑作四以太牢祀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於申池。遂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

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邱陵賢哲故事。謨歷對詳辨。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尙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資。

癸卯建平四年。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開宮

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尙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邱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於營邱難以經措於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諄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尙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而饗讌乘高遠矚顧謂其尙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瀆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邱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心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

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置署公卿，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秦爲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將刑焉，市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父及兄弟，今並何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惟朕一身，雖獨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一作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如何臨死猶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及今，豈有不破

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鑲築之，始仰視曰：「朕常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謂左右曰：「癸

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一天鳴。引作南燕六年，蓋以建平四年，并上燕元二年而計也。是年，桓玄廢其主自立，稱大楚。

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四引補。先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

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一作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

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

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

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

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

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弼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

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

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纒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二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亙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賜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旣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

甲辰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柩之雞，皆驚擾飛散。三月，德疾動，經旬，幾於不振。會前尚書右丞曹默自冀州

來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爲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桓玄篡晉，昇太極殿，殿無故陷。旬月，宋高祖殺之。此節

依御覽八百八十一引補德聞桓玄敗，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

乙巳六年正月，兄子超自秦還。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篤，夜夢其父默曰：汝旣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戊午，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震起，百寮驚越。德亦不安，還宮，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

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當作日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執超手曰。若得至曉。更見公卿。願託以汝死。無所恨。數日視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曰。今日召董中書造詔立超。開目領之。是夕薨於顯安宮。卽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瘞山谷。竟莫知其尸之所。在。虛葬於東陽陵。在位五年。僞諡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一

## 南燕錄四

###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秦滅燕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與母公孫太妃就弟德家於張掖德從苻堅南征留金刀辭母而去及垂起兵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德之諸子皆誅之公孫太妃以毫不合刑獲免納妻段氏以懷妊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聞汝伯已中興於鄴都吾朽病將沒相見理絕若天下太平汝脫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秦徙涼州民於長安超因而東歸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祐人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其厚恩於是娶之超至長安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與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往來無禁濟陰人宗正謙善卜相六字亦見廣韻西至長安賣術於路超行而遇之因

就謙相。謙奇其姿貌。德遣使迎之。超乃內斷於心。不告母妻。辭母詣霸上。乃與謙俱歸。至諸關禁。自稱張伏生。二十日達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廣固。呈以金刀。具一作宜。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傑。有類於德。德愛之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十一月。立爲太子。及德死。己未。以義熙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建平六年爲太上元年。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尙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尙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閒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裘狐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遠。

丙午 二年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上七句亦見御覽八百四。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



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先是超卽位。太后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數遣黃門令年裳語吾云。帝非太后所生。如依故事。宜勒兵廢帝。立鍾爲主。超命執嵩斬之。嵩請與其母別。超曰。汝尙知有母。何意閒人之親。五車裂之。依御覽六百四十五補西中郎將封融奔於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於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於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於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尙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尙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旣廣。懲慘尤深。光壽建

與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轅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轅。箸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

丁未三年。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

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迺。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若使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尙書得吾心矣。七月。遣中書令韓範聘於秦。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非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

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廟父遺烈，定鼎東秦，而秦失。尚謙沖，便至於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邇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閒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於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尙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八月，秦使兼員外散騎常侍章宗還聘，贈以千金。超復遣其右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聘秦，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始，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成功。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於是還超母妻。十月，華發長安。宗正元馳先反命，超大悅。遣征虜公孫五樓率騎三千，迎於境上。超親率六

十六國春秋輯補

卷六十一 南燕

宮迎於馬耳關。

四五二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二

## 南燕錄五

### 慕容超

戊申

太上四年

晉義熙三年  
○今作四

正月大赦

追尊其父北海穆王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居長樂宮

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柴燎烟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私謂於中書侍郎王景暉曰煙者國之種今

火旺煙滅國其亡乎

此節依開元占經一百引補案占經引作太上五年五字疑誤

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邱之側俄

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壞裂

上四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及八百七十九

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

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

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高麗使至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匹

兖州民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匹髭鬚去地九寸拜蒲長水校尉廩邱公

此節依御覽八百九十五引補

己酉

太上五年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侑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謨諫

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

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尙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頽爲武衛，與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候。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尙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尙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尙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二月，晉相劉裕率衆來伐。三月，晉師渡淮，超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山而南，絕其糧道。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師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

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旣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大將軍賀賴盧八字亦見廣韻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胸俄而王師度峴超聞督軍之盛懼自率衆四萬距戰就暉等於臨胸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督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原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胸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民入保小城晉攻陷大成長圍列守使其尙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赦慕容鎮進錄尙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尙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

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尙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薄乞師於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尙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略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其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

此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

· 廣固城門鬼夜哭

· 庚戌

· 太上六年正月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

· 豐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謨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



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尙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巖，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巖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腳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尙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尙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麻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能奮劍決死，不能銜璧而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十一月，尙書悅壽遂開門以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奔。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裕忿已下，因下文據通鑑補足。殺鮮卑王公已下三千餘人，以男女萬餘口爲軍賞。始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一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別本作始德建平元年。歲在己亥。僭號居齊。至爲劉裕所滅。歲在己酉。凡一十一年。校載記推上一年。原誤。見鴻傳。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三

## 南燕錄六

###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語清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於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小傳見載記。

###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蓀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尙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尙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

七十慕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於世。

小傳見載記。

王鸞

濟南尹王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一進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以大縣試之。於是拜逢陵長。政理修明。大收民譽。

御覽

八百四十八。

冷平

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臨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以殺人論。而平安國各引手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

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十六。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

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依晉書列女傳錄。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四

## 夏錄一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朔方人匈奴左一作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劉虎前趙劉聰嘉平中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爲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父豹子招集種落復爲諸部之雄後趙石季龍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因秦末兵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姚萇拜辰大將軍河西王大單于後魏師來伐辰遣其子右地代一作力侯提率騎二萬拒戰河東爲魏所敗魏人遂乘勝濟河攻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辰第三子乃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烏雀投人尙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妻之以女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屬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嶠獻馬八千匹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高平公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丁未 龍昇元年晉義熙三年自稱天王大單于大赦其境內改弘始十年當作九爲龍昇元年署置百官自

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大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侯提爲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尙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尙書左僕射乙斗爲征北將軍尙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于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族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



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秃髮儁。儁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大破之。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四十萬而還。儁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曰。勃勃天資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一十四。儁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口。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儁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擊陵埋車以塞路。儁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勸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此八句亦見御覽三百一十四。大破儁於百井。追奔八十餘里。殺衆數萬。斬其大將十餘人。以人頭爲京觀。號曰燭髀臺。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七十七。及三百一十四。還於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於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

戊申 二年。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

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

己酉三年勃勃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於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後秦姚興

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

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二興將軍王奚仲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勅奇堡勃勃進攻之

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勃勃乃羈縻圍之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

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此節亦見御覽三百

三十二而三百八十六及二百三十二引作後秦錄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於黃石岡彌姐豪地於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

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庚戌四年遣其尙書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

一萬攻興將姚廣都於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

都於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

辛亥五年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弈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

而斬之

壬子

六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興將楊佛嵩戰於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

進攻姚興將黨智隆於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於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

癸丑

鳳翔元年，大赦其境內，改龍昇七年爲鳳翔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

句亦見廣韻

發嶺北夷夏十

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渠之南，營起都城，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以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立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都城可以統萬爲名。」比節詳見御覽一百九十二及百六十四阿利性尤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鏢，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此節廣川書跋引作崔鴻十六國書。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

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爲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五月。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甚。此節依御覽八

百七十七引補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婁氏。音殊中國。故後從母氏爲劉氏。子而從母之姓。非

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

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二

甲寅 二年立。一作夫梁氏爲王后。立子瓚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

公安、中山公。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五

## 夏錄二

### 赫連勃勃

乙卯 鳳翔三年。攻姚興將姚遠於杏城。二旬剋之。執遠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願。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旣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

丙辰 四年。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

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於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於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尙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謩於雍城。謩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旣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十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成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旣而勃勃還統萬。十二月，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遂圖進取之計。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代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嶠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齋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太子贖都督前鋒諸

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

丁巳五年。璜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璜擊敗之。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於城中。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璜夜襲長安。不剋。八月。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灊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於長安。璜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於長安。

戊午。昌武元年。正月。羣臣乃勸進勃勃稱皇帝。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尙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三月。築壇於灊上。僭卽皇帝位。大赦其境內。改鳳翔六年爲昌武元年。

己未 眞興元年。遣其將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奔於洛陽。以侯提爲并

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思至而恭懼。追禍二字一作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

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

我何處。一作置吾何地。遂殺之。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二。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

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

在統萬。彼終不能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冬十月。以太子瑁領大

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尙書事。鎮長安。十一月。勃勃田於三交。至綠蓮池而還。二句依初學記八引補。統萬所建宮殿苑

囿大成。遂大赦其境內。改昌武二年爲眞興元年。乃刻石都南。頌紀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

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鍾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開

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

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

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絕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

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緝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

制於崑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



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蹙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以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支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且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魄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彰於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繇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已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乙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闔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闕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瓊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楹。若騰虹之揚眉。飛翥舒罽。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座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隨珠。粹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終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尙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闕宮有恤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銳。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輪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虎。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箸。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勳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

曰平朔門。此四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庚申二年四月追尊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爲桓文皇太后。祖豹子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

皇帝。高祖訓兒曰元皇帝。勃勃凶殘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矛一作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戮

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此節亦見御覽四百九十

二五月雨魚於統萬。

辛酉三年十月原作二年十月起冲天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此二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二。

壬戌四年

癸亥五年

甲子六年。勃勃將廢太子瓚爲秦王。以酒泉公倫爲太子。瓚聞將廢己。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

之。戰於平城。爲瓚所敗。倫死之。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瓚。率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爲

太子。

乙丑七年六月太廟基陷。此節依御覽八百八十一引補。七月。勃勃寢疾甚。輦昇永和殿。召羣臣屬以後事。八月。二字亦見御覽八百

八十薨於永安殿。年四十五。諡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

年死。子昌嗣僞位。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六

## 夏錄三

### 赫連昌

赫連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薨。赫連昌發二百里內民二萬五千人鑿嘉平陵。七千人繕清廟於契吳。初昌父勃勃北遊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勃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模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之。殺駿馬四十四匹。此段依御覽五百五十五引補。勃勃葬。卽位於永安臺。大赦。改真興七年爲承光元年。

丙寅二年七月。杏城劉略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羣臣咸賀。以爲石者沈而浮。隱者出。逆流而行。荆吳入朝之象。昌原引作勃。大悅。此段亦見北堂書鈔。十月。魏乘虛來伐。  
丁卯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留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於安定。以都之。

戊辰 四年 宋元嘉五年 二月 魏軍至安定 攻城 三月 城潰 昌奔秦州 魏東平公鵠青追擒之 送於魏 上二節通鑑攷異引十

六國春秋鈔亦與此同 明云與魏書紀傳言安頡擒昌不同 而屬本偏捨此而錄魏書 何哉 魏封昌秦王 尙始平公主 爲魏所殺

赫連定

赫連定 勃勃第五子 鳳翔二年 封平原公 雍州牧 鎮長安 率衆赴安定 進封平原王大將軍 領司徒 昌爲魏所擒 定遂率遺衆數萬 據平原 僭稱皇帝 大赦 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年 進征南大將軍 白蘭王 吐谷渾 慕瓚 爲開府儀同三司 河南王

己巳 二年 十月 畋於陰磐 定登苛 初學記八引作子可二字 藍山 而望統萬城 泣曰 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 豈有今日

之事乎 使天假朕年 當與諸卿建王季之業 俄而有羣狐百數 鳴於定傍 令射之 無所獲 定惡之 曰 大不善 咄咄天道 復何言哉

庚午 三年 九月 魏師來襲 十月 克安定 進攻平原 十一月 定遂掠民五萬戶 西奔上邽

辛未 四年 宋元嘉八年 河南王慕瓚 因戎狄之衆 東面以爭天下 瓚 原作魏 遣益州刺史沒利延 寧州刺史拾虎

率騎三萬來伐 執定以歸 此節亦見通鑑攷異 吐谷渾 拾虎 原作寅 唐諱改 者 拾虔之弟也 年數歲 猶大啼哭 母氏念憂

其不惠 父樹洛干曰 此兒吾家驪肩馴駒 伯樂尙不能目之 而況庸人哉 終成吾門戶者 必在此子 年六七歲 而器識不恆 或謂之神童 此段依御覽三百八十四引補 遂送定於魏 勃勃初號龍昇 元年 歲在丁未 至是歲在辛

未二十五載也。載記作自特執至定。二十有六載而亡。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七

## 前涼錄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祖烈。魏外黃令。父溫。爲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明敏。好學明經。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秦始皇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親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爲之美談。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拜太子二字一作宮守舍人。與京兆杜預善。以所注易遺之。太康中。爲尙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乃投筮喜曰。霸者之兆也。乃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箠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宋配一作醜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樸。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當作時西平太守。依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補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胥子五百人。立學校。

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戶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永興二年。惠帝遣加一作拜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光熙元年。惠帝崩。遣長史北宮純。司馬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破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今之甘永嘉元年。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略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未幾。瑗爲亂兵所殺。氾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興。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俸。然氾瑗腹有逆毛。當兵死無後。依御覽七百三十引補遣

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遣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二年。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濟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鷓鴣。苕寇賊消。鷓鴣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西平郡公。不受。永嘉四年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七字一作石。有金馬四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一作西。方安萬年。此節亦見御覽五十。引作晉元嘉元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五年。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龜。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尙書侍郎曹祛爲西平太守。圖爲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龜。而龜將受之。其兄讓龜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箸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龜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暘。踰折鎮檄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

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尙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議。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思。一作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諭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箸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輔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帥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晃距之。戰於黃坂。寔詭道出浩亶。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遜遺榮。高才碩學。箸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饑匱。軌卽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菱。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

都及劉曜攻陷長安

二字當作京都

遷晉帝於平陽。裴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

以居之。是年。枹罕令嚴羌妾產一龍一鷲。鷲尋飛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大樹。經夜還立。

此節依御覽〇六年九引補

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

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構危。遷幸非所。

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

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

三萬。武威太守張琬。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金城太守胡勛叛。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

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勳果請降。軌宥之。

此節依御覽九百三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九引補

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興。據險斷

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迴師討

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陝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

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且弗辭。營邱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

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

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根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

平之。建興元年。晉愍帝卽位於長安。遣使者拜軌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進位司空。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秦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時西胡致金胡餅。皆拂蒜力禁切。作奇狀。並人高二枚。此節依御覽七百五十八引補。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二年。帝遣大鴻臚辛攀進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鑿一作爽。尚書郎。兄鑿。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間爲之語曰。五一作龍一門。金友玉昆。攀年七歲。隨父鑿在京師。北地程曉。鑿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犂牛犗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之。此依御覽

三百八十四及四百九十五。八百四引補。軌又固辭。以軌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撫軍。副涼州刺史。在州十三年。五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己丑。二字亦見通鑑攷異。帝紀作壬辰。寔薨於正寢。年六十。葬建陵。

三字亦見通鑑攷異。冊贈侍中。太尉。諡武穆公。張祚僭號。追尊武王。廟號太宗。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八

## 前涼錄二

張寔

張寔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初元年。元字恐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二年。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建興元年。長史張璽、汜禕等表寔嗣位。汜禕字休。臧熒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禕。休祖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乎。禕怒。以印繫肘。出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從事。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遷居延令。仕寔爲左長史。依御覽四百二十八引補。十月。愍帝遣使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箸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乙亥 張寔元年。建興三年。蘭池長趙爽一作嬰上言軍士張冰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鉗鈕光昭水外文曰皇

帝璽羣寮上賀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二。

丙子 二年。建興四年。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

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

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

巨細盡決聖慮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

共之若恆內斷聖心則羣寮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

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於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

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十一月帝將降於劉曜下詔於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

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

寶位四載於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

先帝肆殺藩王深爲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

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斬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

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侍中司空涼州牧



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侍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丁丑三年元建武元年·寔猶稱建興五年

史淑等至姑臧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邱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首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寔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所堪乃止旣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平陽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閔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子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賈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惟公命是從乃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犛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

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噪進戰。會張閔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戊寅

四年

元太興元年。寔稱建興六年。

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

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閔、宋輯、辛縉、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旆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卽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尊位。是歲，元帝卽位於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改也。

己卯

五年

太興二年。

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年號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祁山。地震，從中陶

原坂三里，冒覆下川，忽如見掩。坂上草木存焉。

此節依御覽八，百八十引補。

庚辰

六年，會保爲劉曜所逼，遷於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

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六月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眩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聖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王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皆懷刃入內斬寔於外寢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晉元帝冊贈寔大司馬涼州牧私諡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公張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子駿年幼母弟茂攝事以寔子幼嗣茂

###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之母弟虛靖好學不以勢利嬰心建興元年相國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給事黃門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疾固辭四年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皆不受太興三年寔旣遇害置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沖幼宜立長君州人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九月立寔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世子

辛巳

茂永元元年

太興四年

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魯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

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魯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

主簿馬飭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壬午 二年。永昌元年。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載記類載在後。姑依原本附於此。

癸未 三年。明太寧元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監於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

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內。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斃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稱藩於曜。劉曜遣鴻臚拜茂太師。涼王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

窺我之醜醜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勳。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連遭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慕。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州。時辛晏叛。辛憑勸茂討之。前燉煌太守辛馮。隴西人也。唯有一子髦。至狄道省慕。遇辛晏反叛。爲晏所執。馮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馮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汝純臣。賜爵關內侯。此節依御覽四  
百十八引補。

甲申太寧二年四月。正月。黃霧四塞。十字依御覽八百  
七十八引補。五月。茂寢疾。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

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薨於正寢。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諡曰成。劉曜遣使贈太宰。諡成烈王。張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茂無子。駿嗣位。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六十九

## 前涼錄三

張駿

張駿字公庭。寔之子。永嘉元年生。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此節依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補。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於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茂之四年。左長史汜祿。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大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譙羣寮於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弊。何獨殿下以旋兵爲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翼聘於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翼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而同。而云不能。何也。翼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

若政教陵遲。尙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時太寧二

原誤元。年。猶稱建興十二年。

乙酉。駿太元元年。太寧三年正月。駿親耕藉田。二月。始承晉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於揖次之

嘉泉。右長史氾緯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

絕。宜因龍興改號。以章休徵。不從。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

皇鳴。至是辛晏降而復收河南之地。

丙戌。二年。明咸和元年九月。雨冰。狀若絲纆。皆箸草。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駿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徒

隴西南。安二千餘家於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此節并下節。載記附下初戊己校尉之上。以及下三事。類載於後。今姑依前後分附。以便觀覽。

丁亥。三年。咸和二夏五月。駿聞劉曜軍爲後趙石勒所敗。乃去曜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駿遣武威

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閔、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

胤。西伐駿之武威。枹罕。護軍辛晏告急。句依後補。駿遣將辛巖、韓璞東距劉胤。屯於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

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

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弊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

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



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嶺。戰於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軍遂潰。璞等退走。四句依後校補。死者三一作二萬餘人。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三十二。通典百六十。而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張朗辛晏降。曜遂失河南之地。

戊子四年。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緩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是殿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羣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緜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十二月。劉曜爲勒所擒。己丑五年。曜太子毗及劉胤等率衆奔上邽。

庚寅 六年春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鐘鼓之聲。此二句見御覽十四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

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潏川甘松五屯護軍。

與勒分境。甘松山東北有西王母。擣蒲山大有神驗。江水出焉。上四句依御覽五十四引補二月石勒稱天王。遣使拜駿

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五錫之禮。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

辛卯 七年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踴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貸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

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

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論之。駿納之。

壬辰 八年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

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羣寮又請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曰。禮急儲

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繹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

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爲國有累卵

之危。而殿下以爲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乃立子重華爲世子。

#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

## 前涼錄四

張駿

癸巳

駿九年

咸和八年

先是駿遣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

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矣。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皆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鸞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鸞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

曰寡君以皇與幽辱梓宮未返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初建興中燉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是年雨五稼穀於武威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

依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補

甲午 駿十年

咸和九年

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往來不絕張駿讌羣寮於閑豫堂議

欲嚴刑峻制

一作罰

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親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

下且徵黃君一作生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此段亦見初學記十八書於坐擢爲燉煌太守駿有計

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

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

乙未駿十一年咸康元年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宣以其部將張植爲前鋒六月至於流沙

無水士卒渴甚植乃剪髮肉袒徒跣升壇慟泣請雨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殺所乘馬祭天而去御依

覽十一於是西域並降

丙申駿十二年鄯善王元孟獻女妹一作妹好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真王並遣使貢方

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

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

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刑政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

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

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

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

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鷗目有年。東西遠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空文徒設。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尙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僇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河。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

丁酉 駿十三年。駿又遣護羌參軍陳高。從事徐斌。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高等冒險遠至。宜蒙銓敘。詔除高西平相。斌等爲縣令。

戊戌 駿十四年。咸康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駿避正殿。素服。命羣寮極言得失。

己亥 駿十五年。以右長史任處領國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禮焉。命西曹掾集闕內外事。付索綏。以著涼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庚子 駿十六年咸康六年

辛丑 駿十七年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有夜怪室如晝曉起視西北間有光明照地此節見御覽八十七卷

張駿時晉建興十七年知原作駿十七年而爲後人所改

壬寅 駿十八年咸康八年

癸卯 駿十九年建元元年田於建西踰玉石縣九月改玉石縣爲金澤縣

甲辰 駿二十年建元二年武威姑臧民曰白興以女爲妾其妻妬之興怒以妻爲婢爲女給使郡縣以聞張

駿大驚曰自古所未聞也將爲怪乎於姑臧市糧殺之是月沈陰昏暝霧霾四塞此節見御覽六百四十五

乙巳 駿二十一年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始置百官官號皆擬天朝車服旌旗一

如王者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在此山此山有石

室玉室二字一作王母堂珠璣鑲飾煥若神宮以上數句亦見御覽三十八禹貢崑崙在臨羌江一作之西卽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

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丙午 駿二十二年永和二年五月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

經九日以上見御覽四百六月薨於正德前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晉穆帝遣策贈大司馬諡曰

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張祚僭號追尊文王廟號世祖

